

鄧峰真隱漫錄卷三十一

書 記序附

上知紹興府俞閣學乞修黃山橋書

某嘗聞莆陽蔡公端明之守泉南也，旌車首至，詢民疾隱。僚屬有欲裨公之善政者，作而言曰：『爲政之大，無如活人。此邦瀕海，南俯大江，潮汐吞吐，實海之匯。風平浪嬉，過者愕眙。時當秋霖，建劍諸郡山洪競注，驚湍怒瀾拍岸，成屋幢幢，往來載以巨艚，恒患覆溺。生全之計，須駕杠梁以濟^(一)。』蔡公然之，始度工鳩財，以舉大事。躬巡之，其有骭惰不力者，梟^(二)首以徇，人始并作。或曰：『作橋將以爲利，今利未成而先殺數百人，可乎？』蔡公從容呼父老曰：『每歲溺者幾？』咸曰：『少至數百人。』蔡公欣然曰：『吾以一歲之溺而成是橋，爲萬歲計，當活幾耶？』於是衆乃歎其不及。橋成，抵今賴之，所活無算。天下始知蔡公之政不爲小補矣。某每得是語於先生長者間，竊歎生後其時，不得斯人而師事之。乃者效官于此，適遇某官閣下師帥一道，愷悌父母，神明智權，不待紀述，籍然萬古。楓宸眷倚，正圖任於老成；槐揆

交親，每諮詢於故實。可謂當世之人傑，一時之表儀。蔡公之政，不足進於閣下乎？某於是時一介小吏，竊食支邑，不量猥賤，思如昔人欲裨閣下之善政，乃以境內黃山一橋爲請，已蒙賜許。夫何流俗，健於誣訟，似有掣肘。幸賴恩光燭其無它，使終就是役。此誠蔡公之用心也。夫以蔡公不憚殺數百人以濟其事，今一庸僧擁貲數萬，不肯捐毫毛以償其師之願，至於屢訟，其人可見矣。使破一庸僧之積成是橋，不猶愈於殺數百人乎？況其所出又止萬分之一，宜乎閣下之所不恤也。伏念某資稟不高，行能無取，獨知遠慕古人。即今之^{〔三〕}人，其賢耶，思欲竭盡犬馬，以攀附其鱗翼；其不賢耶，寧絀唇晦迹，自處^{〔四〕}於無用之地。則今日之謀，其心固不待言而喻。向使此橋不就，歲溺百人，萬歲計之，所喪百萬。是百萬人之命，在閣下一可否之間爾。伏惟察其如是，排斥群議，賜以必成。異時輪蹄絡繹，舉足下步^{〔五〕}，獲爲夷塗，實閣下之甘棠。某雖愚陋，豈能以骭骹之文刻之豐碑，仰頌閣下之盛美耶？噫！子產仕鄭，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，孟氏以爲惠而不知爲政。然則知爲政者，果不在彼，而在此矣。伏惟幸赦其狂而進之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『恒患覆溺生全之計須駕杠梁以濟』，四庫本闕。

〔二〕『大事躬巡之其有骭骹不力者梟』，四庫本闕。

〔三〕『即今之』，四庫本作『印之今』。

〔四〕『處』，四庫本作『取』。

〔五〕『舉足下步』，四庫本作『往來投足』。

上浙東游提舉書

某嘗謂經之不可不明也久矣。學士大夫峨冠博帶，高視闊步，莫不自謂我明經。然而有得於紙上，有得於胸中，二者不可不辨也。夫窮年挾策，皓首無聞，唇腐齒落而僅記其文，秃筆殫墨而粗釋其字。及乎用之修身行己，措之天下國家，鮮不倒行而逆施。此得之紙上，世所謂腐儒者是也。視聖言爲藥石，指書冊爲筌蹄，心開意悟而不囿於語言，六通四闢而不膠以形器。及乎用之修身行己，措之天下國家，莫不曲全而超詣。此得之胸中，世所謂通儒者是也。三代之下，通儒常少而腐儒常多，以紙上徒勞而胸中昧也。天佑我宋，篤生鉅公。相視以道而相得以心，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、孔、孟氏之後，經晦而復明，學絕而復續，先察院尤其傑然者。是故當時一言之出，人爭播傳；一事之施，人爭紀錄。抵今炳炳如日星之麗天，草木之華地，愈久而愈光明。又得閣下克世其學故爾。恭惟閣下高明博洽，淳大粹全，過庭受教，親得其妙，而持之以簡古，將之以謹靜，天下之士翕然引重，以爲先察院之道不墜矣。今閣下以斯

道立朝，受明天子之知，人都省寺，出領外臺，風采聲華，馳達萬里，而先察院之英風不亡矣。豈不偉歟！豈不偉歟！伏念某一介小生，自結髮讀書，竊不喜泥陳於紙上，唯知以心明經。故每見古人有得於胸中者，莫不歸心焉。迺者誦先察院之遺編，遐想其人，恨不生同其時。豈期效官下吏，遭遇閣下持節於此？星輶所屆，士爭先覩。某今年〔一〕班上，道周一望，履舄之塵，沖然體貌，溫然詞氣，先察院之典刑已瞭然心目間。雖未獲經座側，而其所得已不貲矣。重念某甌石無儲，慈親垂白，孤寒乏蚍蜉之援，臃腫類樗櫟之材，獨知以心明經，幸在節下。儻蒙察其如是，收置陶冶，使通儒之門有如某輩，異時羽翼閣下之道，豈若籍湜之未保其弗畔耶？伏惟幸赦其愚而許之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『今年』，四庫本作『既幸』。

再答商解元請解孟子書

某伏辱再書，曲示渠渠之意。詞彩燦爛，若明霞之映日，感服殆不勝言。抑其間有宜辨者，故不敢嘿嘿。夫足下所欲知孟子者，將使爲之訓詁以訓釋其文義耶？抑欲知道之淵源

耶？若止求訓釋，則自趙岐而下，歷世不乏，僕亦何所容喙？若求知道，則道不可以言傳，而可以意得。昔者聖人言滿天下無口過，以其隨叩即答，無過〔二〕。訓釋其文義，而道之精微出於文義之表者，或未聞也。且以孔孟談經言之，孔子於碩人之詩，則稱繪事後素；孟子於小弁之詩，則敘親親之怨，未嘗專於訓釋，而語與意會，自然高妙。使漢儒談經如許，則古人可以端坐〔三〕而議，後世不鄙漢儒之爲漢儒矣。今僕試因足下之教，操觚擲紙，每事書數十語於其下，亦固不難。直恐後世有愛僕之書者，必曰：『孟氏之意止是爾。』夫聖人之意未易窮盡，隨其所得之淺深，小以成小，大以成大，初無一定之論。而使後世或妄測之，以爲不能過是，則盲天下之目，聾天下之耳者，由僕也。敢不謹哉！齊公讀書於堂上，輪扁斲輪於堂下，宜乎趨捨之不一。至論聖人之意，則齊公有愧於輪扁者，所主異也。足下儻務明聖人之意，而不區區於文義之間，七篇當無餘蘊。不然，則是雷霆震地而不聞，日月中天而不見，雖有充棟汗牛之訓釋，恐亦無補於道也。適方還自村落，偶覩所惠，信筆爲復，不成文理。足下亮之可也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『過』，四庫本作『意』。

〔二〕『坐』，四庫本作『拜』。

記

壽鄉記 代作

曜靈在奎，夾鍾入奏。仁風扇而花氣濃，素魄弦而瑞光滿。客有乘雲御風，神游乎八極之表，飄然而至壽鄉。壽鄉去塵世不知其幾千萬里，以樂爲境，以福爲基，以道德爲習俗。其提封之廣袤，又不知其幾千萬里。企而望之，則金霄紫房，玉帝之都；俯而得之，則碧濤翠釜，蓬萊之館。東涉青藜之林，則箕張翼舒，霞光萬丈，亘乎蒼龍之尾。傳說成有商之治，上而君乎此也。西歷蟠桃之島，則瓊臺玉輦^(一)，銀浪萬頃，極乎金樞之淵。王母感漢后之勤，降宴乎此^(二)也。南鄰老人之區，光芒燦燭；北接太微之庭，簪弁旁午，皆目力之所不能窮。紺綃絳彩，聳峙以爲門闕；金墉玉阜，周環以爲城郭。仙吹動而鈞天鳴，春光融而雲露暖。旌幢戛擊，環珮丁東。涉其津涯而未至其閭奧者，蓋紛紛然皆是。

龐眉揚而青瞳方，素髮垂而丹臉渥。手策靈壽，足納飛鳬。相與人乎不夜之圃，登乎自得之場。拂^(三)玉戶，扣金鑄，俄然有人出而應門。蒼髯竦立，望之蔚然者，曰：『吾五大夫十八公也。』曳九岐之彩綬，垂覆甲之青絲者，曰：『吾清江使者蔡十朋也。』頂煙華之紫冠，被飄蕭之羽服者，曰：『吾華表真人丁令威也』。三人於是止踵門之衆至，獨揖客而進之。履芝^(四)蹊，

度春嶺，逡巡而至乎介眉之堂。上有珠閣萬仞，琪花千層，丹臺紫府，金闕玉京。長生之書森列乎左右，蓋不可得而悉數。望其中，則芝華絳節，侍人如林。羽蓋之下，非^(五)煙瑞馥，郁郁葱葱，環擁乎玉貌之座。詢之，則曰：『此壽鄉主人之居也。』客曰：『主人爲誰？可得而見否乎？』三人從容而語客曰：『子亦知夫人世有所謂冰雪道貌，錦繡文腸，笑踏月窟，取丹桂之一枝；閑步金閨，壓青錢之萬選，典誥鏘於帝耳，風標聳於道山，登秘殿，憩琳宮，優游難老，以遂其生者乎？實吾鄉之主人也。且其流慶，蓋有興禮樂於搶攘之塗，措生靈於仁壽之域。化日舒而百志寧，春臺熙而民氣樂。其陰功鉅德，上格于天。天實報之長生久視，而吾主人常布武於鳳池，以益^(六)享無窮之休。計其壽考，則沆瀣浮盃，醉千齡於旦暮；絳紗籠體，閱億載於須臾。向也及門而不入者，尚足以追蹤於老彭，筵迹於喬松。矧宅是居者，宜何如^(七)耶？』客乃竦然寤，肅然請曰：『向之所述，得非某人乎？』大夫曰：『其幾是矣。其出游人間世，三十^(八)春矣。歲寒之舊，諒不我遺。吾將率真人之羽駕，拉使者之雲輶，往而從之，以爲逍遙游。客以謂可否乎？』客曰：『夫龍門數仞，虎士群呵。輪蹄萃而紫霧飛，簪履趨而香塵暗。不有爲贊，又何以知諸君之來乎？』三人相視而笑曰：『然哉！然哉！』

於是大夫誦清風之謠，使者賦巢蓮之歌，而真人詠芝田之詩，使客坐聽。客得之，恍然而歸，尚能記其髣髴。翌日乃我公夢熊之辰也，因緣之爲左右獻，且以侑壽觴云。

清風之謠曰：『清都風露非塵寰，颯然不隨^(九)青蘋間。千春邂逅儻一至，飄飄直上蓬

萊山。蓬萊山，在何許，寧似吾鄉鄰帝所。主人試起爲披襟，請向空冥奏宮羽。』

巢蓮之歌曰：『藁沼芙蕖蒼壁柱，有葉田田翠雲縷。不須一嚼藕如船，已覺沈痾蛻輕舉。吾嘗跌宕任真游，巢居此葉千春秋。主人儻可醉霞液，好把吾廬當玉甌。』

芝田之歌曰：『玉腴萬井真神倉，華清挽水滋滄浪。翱翔吾已謝飢渴，飲啄人知非稻粱。九莖噴彩有餘瑞，三秀臨風無奈香。主人聊與一爽口，日月緩轡如吾鄉。』

校勘記

〔一〕『桃之島則瓊臺玉輦』，四庫本闕。

〔二〕『勤降宴乎此』，四庫本闕。

〔三〕『拂』，四庫本作『挂』。

〔四〕『芝』，四庫本作『香』。

〔五〕『非』，四庫本作『祥』。

〔六〕『益』，四庫本作『並』。

〔七〕『何如』，四庫本作『如何』。

〔八〕『十』，四庫本作『千』。

〔九〕『隨』，四庫本作『墮』。

劉忠顯公祠堂記

宣和初，忠顯劉公守會稽。迨「二」二年冬，青溪盜大起，遂陷杭、睦。明年春，衢、婺、處亦失守。於是乘銳四出，直搗會稽。蠡集蟻緣，孤堞岌岌。賊怙其衆，意公必嬰城，欲以持久困之。而公迺亟開關，麾衆出戰。賊遂大潰，死者相枕於野。自是不敢復東。時永嘉、臨海、四明以會稽爲蔽障，卒賴以全。制書策勳，自徽猷閣待制、大中大夫，拜述古殿直學士、正奉大夫。於是天下識與不識皆期公大用。其後雖不幸不至輔相，然守封疆，死國難，忠貫白日，義感異類，哀榮之典，震耀一時。秩宗、奉常考靖康死事之臣足以追配李忠愍者，惟公一人，故謚曰忠顯。某後五十年，來領郡事，實公建功立事之地，獲拜公生祠于圓通精舍。雖棟宇湫隘，混於群衲繪像中，邦人猶能肅恭奉祀，如公尚存；思慕誦說，如公始去。盛德之容，凜然如生，望之足以廉貪而起懦。嗚呼盛哉！某既徙公像于清獻趙公祠宇，又記其事于石，以示後世。惟公無恙時，有生祠二：南惟會稽，北惟真定。皆以禦寇捍難，有大功于是邦也。會稽之祠葺矣，今天子神聖英武，將北復趙魏，廓清中原，則真定之祠行亦汛掃。某雖老矣，尚庶幾見之。乾道己丑七月望日，句章史氏述。_(一一)

校勘記

〔一〕「迨」，四庫本作「迺」。

〔二〕「乾道己丑七月望日，句章史氏述」，原闕，據嘉泰會稽志卷十三補。

序

送孫季和赴遂安序

子游爲武城，夫子聞其弦歌，嘗戲之曰：『割雞焉用牛刀？』子游以所得於夫子者對，夫子不能奪。蓋有民人社稷，大而天下，小而一邑，皆當以道化也。今季和去爲遂安，其以道化乎？其從事於簿書期會，汲汲征利，以趨目前之急，如俗吏之所爲乎？吾知季和有志於道也。夫道化豈終不享其利乎？儻百里之內，君子愛人，小人易使，利斯在焉。第當優柔涵養，以須其成爾。季和蘊蓄操履，著聞於時，巖廊有聖天子，當路皆良有司，不患名之不顯，仕之不達。當以道化爲先，則後世卓魯不得窺其涯矣。將行，序以送之。紹熙辛亥中春朔吉，鄭峰真隱史某序。

送壽居仁序

君臣父子之道，天性也。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性之情也。佛之教乃欲去君臣，離父子，是忘情也。夫情豈能忘哉！忘情，是土木偶人爾。彼其投身救虎，割肉餌鷹，哀物之飢，豈忘情乎？付囑此道，流傳〔二〕末世，憫物之迷，豈忘情乎？是故學佛之至者，忘情之中有真情存焉。今世之學佛者，負重名，住大刹，以利物爲心，有纖芥不悅於中，則打包陞座，拂袖便行。去則窮日之力，忽然有遑恤我後之意。人以爲達，真情安在哉！此山壽師來住寶奎，未幾倦游欲去，乃力舉所知以爲代。又爲之經理其未備，使繼之者安居，然後逡巡而退。真情發露，和氣藹然。是於忘情之中有真情，真情之中又無我也。其學佛之至者歟？其行也，序以送之。紹熙辛亥二月丙申，鄮峰真隱史某序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『流傳』，四庫本作『於後』。

鄮峰真隱漫錄卷三十三

贊

會稽先賢祠傳贊上 高尚之士

漢嚴先生

先生字子陵，諱光，一諱遵。會稽餘姚人，少有高名，與光武同游學。及帝即位，乃變姓名，隱而不見。帝思其賢，令物色訪之。齊國言有男子披羊裘釣澤中，帝疑先生，乃備安車玄纁，遣使聘之，三反而後至。車駕幸其館，先生卧不起。帝即其卧所，撫先生腹曰：『咄咄！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？』先生良久熟眊曰：『昔唐堯著德，巢父洗耳。士固有志，何至相迫乎？』帝歎息而去。復引先生入，論道故舊，因共偃卧，先生以足加帝腹上。明日，太史奏：『客星犯御座。』帝笑曰：『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。』除爲諫議大夫，不屈。乃耕於富春山。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。年八十，終於家。事載後漢書逸民傳。贊曰：

採芝南山，昔在園綺。國有大疑，投袂而起。羊裘澤中，可止則止。得聖之時，遠希夫子。

漢王先生

先生字仲任，諱充。會稽上虞人也。少孤，鄉里稱孝。後到京師，受業太學，師事扶風班叔皮。好博覽，而不守章句。家貧無書，常游洛陽市肆。閱所賣書，一見輒能誦憶，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。後居鄉里，屏居教授。仕郡爲功曹，以數諫諍不合去。閉門潛思，絕慶弔之禮，戶牖牆壁各置刀筆。著論衡八十五篇，二十餘萬言。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先生才學，肅宗特詔公車召，病不行。乃造養性書十六篇，裁節嗜慾，頤神自守。永元中，卒于家。事載後漢書列傳。贊曰：

方寸如何，納五車書。孰知空洞，可包太虛。我觀論衡，經世所須，先生之志，豈曰隱居。

漢袁先生

先生字正甫，諱忠。汝南汝陽人。與范孟博爲友，同陷黨獄。得釋後爲沛相，乘輦車到官，以清亮稱。及天下亂，棄官，客會稽上虞。嘗〔一〕乘船戴笠蓋詣太守王朗，見〔二〕朗僮從奢麗，鄙之，即辭疾發而退。事載後漢書袁邵公傳。贊曰：

孟博傑士，千載不朽。欲知若人，請觀其友。奢麗驕矜，正直所醜。尚想先生，掩耳直走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『嘗』，原作『常』，據明抄本改。

〔二〕『見』上原有『相』字，據明抄本刪。

漢桓先生

先生字文林，諱曄，一諱嚴，又或作儼。沛郡人。克修志介，仕爲郡功曹，後舉孝廉、有道方正茂才，三公並辟，皆不應。初平中，避地會稽，住止山陰縣故魯相鍾離子何舍。太守王朗餉給糧食、布帛，一無所受。臨去之際，屋中尺寸之物悉疏付主人，纖微不漏。移居揚州從事屈豫室中。庭橘實熟，乃以竹藩橘四面，風吹落兩實，以繩繫著橘枝。每當危亡之急，其志彌固。後浮海客交趾，越人化其節，至閭里不爲訟。事載後漢書桓春卿傳。贊曰：

聖哲居齊，嘗辭兼金。先生拒餉，孟氏之心。我後千載，來游山陰。清風律貪，懷哉文林。

魏嵇先生

先生字叔夜，諱康。其先會稽上虞人。有奇才，而土木形骸，不自藻飾，人以爲龍章鳳姿。天質自然，恬靜寡欲。好老莊，常修養性服食之事。彈琴詠詩，自足於懷。著養生論。所與

久^{〔一〕}交者，惟陳留阮嗣宗、河內山巨源；豫其流者，河內向子期、沛國劉伯倫、嗣宗兄子仲容、瑯琊王濬仲，遂爲竹林之游，世所謂竹林七賢也。先生嘗^{〔二〕}採藥，游山澤，會其得意，忽焉忘返。汲^{〔三〕}郡山中見孫公和，遂從之游。山巨源將去選官，舉先生自代，先生乃與書告絕。又撰上古以來高士，爲之傳贊，欲友其人於千載也。事載晉書列傳。贊曰：

三^{〔四〕}馬食槽，將同祖龍。中散人傑，以直弗容。採藥山澤，寄懷絲桐。追配首陽，萃乎高風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『久』，明抄本作『神』，四庫本作『人』。

〔二〕『嘗』，明抄本作『常』。

〔三〕『汲』，上明抄本有『至』字。

〔四〕『三』，四庫本作『五』。

晉孔先生

先生字敬康，諱愉。會稽山陰人。年十三而孤，養祖母以孝聞。與同郡張偉康、丁世康齊名，時人號曰會稽三康。吳平^{〔一〕}，先生遷於洛。惠帝末，東還會稽，入新安山中，改姓孫氏。

以稼穡、讀書爲務，信著鄰里。後忽捨去，皆謂之神人，而爲之立祠。東晉初，仕至會稽內史，封爲餘^(二)不亭侯。在郡三年，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，草屋數間，便棄官居之。送資數百^(三)萬，悉無所取。事載晉書列傳。贊曰：

我訪遺迹，侯山之陰。竹柏松栢，百畝蕭森。平湖渺然，鳬鷺飛沈。匪濯我纓，實洗我心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『吳平』，原作『先生』，據明抄本改。

〔二〕『餘』，原闕，據晉書卷七十八孔愉傳補。

〔三〕『數百』，原作『百數』，據明抄本乙正。

晉虞先生

先生字仲寧，諱喜。會稽餘姚人。少立操行，博學好古。郡察孝廉，舉秀才，司徒辟，皆不就。懷帝即位，公車召拜博士，不就。太寧中，復以博士召，下詔曰：『虞某潔靜其操，歲寒不移，研精墳典，居今行古。志操足以厲俗，博學足以明道。前雖不至，其更以博士召之。』辭疾不就。咸康初，詔以散騎常侍召之，又不就。凡所注述數十萬言，行於世。事載晉書儒林傳。

贊曰：

鳳翔千仞，下覽德輝。公之終隱，世與我違。嗟嗟俗子，突梯脂韋。蕭然遠引，寥廓高飛。

晉阮先生

先生字思曠，諱裕。陳留尉氏人也。以德業知名，咸和初除尚書郎，去職，居會稽剡縣。司徒王茂弘引爲從事中郎，固辭不就。朝廷將欲召之，先生知不得已，乃求爲王處明撫軍長史。處明薨，除吏部，不就，即家拜臨海太守。少時去職，詔爲秘書監，以疾辭。復除東陽太守，尋召爲侍中，不就。還剡山，有肥遁之志。有以問王逸少，逸少曰：『此公近不驚寵辱，雖古之沈冥，何以過此！』先生嘗以事至京師，事畢便還，諸人追之不及。劉真長歎曰：『我入東，正當泊安石渚下耳，不敢復近思曠傍。』在山東久之，復召爲散騎常侍，領國子祭酒。俄而復以爲金紫光祿大夫，領瑯琊王師。經年敦逼，並無所就。先生終日靜默，無所修綜，而物自宗焉。事載晉書阮嗣宗傳。贊曰：

王劉勝士，下視一世。獨於先生，斂衽知畏。靜默沖虛，超然無累。尚友蜀莊，其又奚愧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『求爲王處明撫軍長史』，原作『勉爲王處明』，據明抄本改；四庫本作『求爲王舒長史舒』。